

我曾把毕业生在教师节寄来的贺信批改后寄回去,因为上面有错字,有病句。我教过的学生,我得负责啊。虽然可能伤了那位学生的感情,但我很难背离职业习惯;以后她想到我,或是给别人寄信前,也许会把写好的文字看上一遍,少犯些语文错误。真正地爱护学生,就得这样,要不学生走上社会,会给别人添麻烦。

有位公司负责人传邮件给我,说人力资源部收到一所名校毕业生的来信,问我能不能看懂。本当尊重人家的私隐,但着实稀罕,且作者似不可能有阅读习惯,大概也不会来讨版权的。原文多处无标点,为方便读者,我断了句:

您好,我是××,今年被签××公司的××大学的学生,在此我想反映一下,我毕业之前的有点不顺,也很抱歉麻烦您了,5月中旬我考了一门选修课大学语文,由于有点大意就考不及格,本想肯定有补考的机会的,但由于学校的规定就只能下一年再考,没有补救措施,我也是实在是没办法了,同时,也影响到我的学位证书了,在之前我就毕业的全部事情搞定好的,毕业答辩顺利完成,学分,极点都适合于学校的规定,因为大学语文这门课安排到×××校区,我们每次过去不太方便,本来就把具体的考题内容讲好的,由于有点大意,没问问其他人,导致了这个情况,也想好不回家直接去报到,可能22号我们去报到的,只有再考一次肯定过的,这个我很确信,只是暂时没这个机会了,学校和学院也开个证明,希望您谅解一下我的情况!!谢谢。

——看了几遍,我也没看明白。这位名校毕业生思维混乱,缺乏“说清楚”的能力,把人搞得晕头转向。我只能猜出大概的意思:该生的“大学语文”选修课不及格,拿不到学位证书,无法如约报到,写信致歉。至于为什么他的“大学语文”

会不及格,究竟是哪方面“大意”了,他的解释,我读不懂,好像是没去上课,误了考试,又好像是计划做什么手脚而没成功。总之,让人摸不着头脑。看他这样的文字水平,我估计即使补考,也很难及格;如果教师让这种水平的学生及格,或者是缺乏学科自尊,或者就是腐败了。

从这封信的话语,可以看出该生对“大学语文”这门课的态度。至于他写这封信是想说明什么,有什么打算,想达到什么目的,从这段话的表述,也难以了解。那位公司负责人说,他和属下看了之后,“精神崩溃”,“无语了”。在录用技术人员时,人力资源部门往往比较信赖名校牌子和专业成绩,其他方面考虑得并不多。我想,被这封“天书”“雷倒”后,该公司今后的面试也许会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了。

当年学哥提议开设“大学语文”时,我想过,作为母语教育,从小学到高中毕业,学十二年,又经过高考,基本能力应当具备的;考虑到“文革”结束后,中小学教学质量有待提高,考虑到高考水平比较低,那么在理工科学校开设“大学语文”,也是对学生负责的态度,虽然多少有点羞辱基础教育的意味。应试教学盛行后,我的观点变了:开“大学语文”选修,不但极有必要,对一部分学生,可能还得严格考试,以保证他们有正常的语文能力,否则在工作岗位上,会制造出更大的麻烦。

正确使用母语,大学文科毕业生也未必能过关。有一年招聘,来了个中文系毕业生,谈了十分钟,我便委婉地把她劝走了。因为她交给我一张自己打印的“各科成绩表”,上面的汉字共89个,错了4个,错别字比例太高了。我问她这四个科目名称该怎么读,究竟是什么课?她说,不好意思,不小心打错了。虽然那时学校缺人,但我们不敢把机会给她,因为学生需要合格的教师。



## 闲吟集

赵首先

读孙其峰山鹰图  
狂草墨羽任苍穹,  
敢向自由托此生。  
不问云天高几许,  
众山皆小我为峰。  
斗蟋蟀歌谣  
披挂铠甲不带兵,  
只身沙场欲争锋。  
可怜同族搏生死,  
不知军师输赠赢。

观象棋自语  
楚汉千秋事,  
云散大江平。  
金戈声不在,  
帝王梦未醒。  
岸沟生花树,

草野荡春风。  
往来皆是客,  
何必苦相争。  
得闲章回赠友人  
君子磨玉韵中得,  
碧水枫叶上秋痕。  
写意高山情未了,  
方寸乾坤寄雅兴。

天下桃李再聚首,共饮乐筵谢师恩。因为市三乐队20周年庆,也因为乐队萨克斯特聘教授沈国藩老师的80华诞,一场“桃李乐筵”在市三女中礼堂上演,将我们这些校友、沈老师的学生,再聚一堂。

“还记得第一次面对萨克斯的手足无措和沈老师温柔鼓励的言语”;“还记得曾经的淘气不羁都被沈老师的宽容慈祥一一化解”;“还记得当年家境

困难沈老师就免去了我的学费”;“还记得那些晦涩难懂的乐章,都因为沈老师形象的比喻、生动的解读,让我演奏起来更具神韵”;“还记得沈老师为了鼓励我参加乐队的出国交流,允诺为我承担所有的费用”

……围绕在沈老师膝下,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着过往。让我想不到的,是这么多年过去了,沈老师还记得我们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,从过去到现

我要说感谢,感谢主办方的精心安排,他们今天选用的小提琴曲是当年为我祖父送行的曲子。当时,大家一致决定不用哀乐,而用这首亨德尔的《广板》(又名“绿叶青葱”)送他走。为此,我们家的老朋友,著名女作家、画家,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先生特别以《一棵永生的大树》为题写了一篇纪念文章,意思是说,他并没有离我们远去,而是化为了一棵大树永远地滋养着我们。时间过得真快,我祖父是1995年

走的,距离今天已经十七年了。我听到这首曲子,心里是很感动的。回想我在他膝下生活的20年,此时此刻,真是十分地想念他。

在座的很多朋友都知道,我祖父的一生,涉猎多个领域,具有多重身份,电影、戏剧、文学以及文艺领导工作等。今天我要讲的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,就是关于他的收藏和捐献。

他对文物产生兴趣,是在1955年到文化部赴任之后。那时候,他主管和分管的事情很多,忙里偷闲,常常去逛琉璃厂,逐渐开始了自己的收藏。依我的理解,他的收藏在心理上有着三个层次的递进:首先,是个人的兴趣爱好。譬如说他喜欢文人画,喜欢扬州八怪和齐白石,因为他们身上的“奇”和作品

在上海警备区演出队期间,我有一要好战友周君,1971年的兵,上海一位戏曲名家之后,弹得一手好琵琶。平日常,头发梳得纹丝不乱,三节头皮鞋擦得锃光瓦亮,就是部队发的棉布军装也不含糊。在当战士的时候,每天在褥子下、床板上那一层里硬压出一条笔直的裤线。提干以后,那一只小熨斗就须臾不离身了,浑身熨得平平整整,用一句上海话来评价“是个关关有腔调的兵”。当然,周君也有难言之处,人太瘦,平整的军装穿在他的身上多少就产生了一点飘逸感。尤其是那双腿,小腿和脚踝处几乎成同一个直径。平日周君是断断不愿将此示人的,就是我这样的要好战友,记忆当中好像也没见到过。

1976年,周君借调南京军区文工团,到北京参加全军曲艺调演。住一军队招待所。半夜里,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轰然而至。楼道里有人一声狂呼,便见无论男女,均拼命冲出房间,一路狂奔楼下,以图性命无恙。此时正值盛夏,男性光脚光膀子一条短裤坦然奔走;许多女性,此时也不管不顾,就着睡衣,也一路狂花飘洒而去。当然,女性有所不同,奔到门前院落,一头扎进绿化带里的绿树丛中。后来一位同去的战友开玩笑说:那景象如同大院绿化带里,一夜之间开出了无数的白色大理菊。就是这位周君,一条大短裤已经随人流奔到楼下奔出大门。却突然像又想起了什么性命交关的事情,转身又向那大楼里面跑。旁边有战友大叫:“危险!别回楼,快过来!”周君竟然充耳不闻,自顾自只往楼里面冲。奔回房间,将平日穿的卡布隆丝袜、三节头皮鞋,熨得平平整整的军装,一一穿戴整齐,临走还不忘用小梳子梳理几下头发。然后推开门,在人声鼎沸、地动山摇的危情时刻,“笃笃笃”地踱方步一般走下楼来……



事情过后,回到上海,此事成战友间的笑谈。我问过周君,当时究竟作何想。周君答,“阿拉这种人,就是死,也要死得有点腔调”。

## 腔调

马亚平

的“怪”,代表了中国画的革新;其次,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文化部“十年作吏”。为缓解工作和政治上的压力,“苦中作乐”;最后,就是收藏的境界了。为防止文物的流落失散,用个人的力量进行收集,最终回馈国家和社会。

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捐献成为他晚年重要的工作之一。他陆续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清人纳兰性德手卷和全部的邮票;

向浙江博物馆捐赠扬州八怪、齐白石等书画94件;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了手稿和文献资料;此外,他还将自己获得的日本“国际文化交流”奖的部分奖金捐给故乡,作为浙江省教育基金;将几乎全部的图书捐给了现代文学馆。可以这样说,在他最后走的时候,真正是做到了寿终正寝,功德圆满。

这里有个值得一说的细节,在他捐献的字画上都盖了一枚齐燕铭刻的印章:“仁和沈氏曾藏”,仁和是杭州,沈是他的本姓,不留名,是曾藏而不是珍藏,都表明了他不贪功、不占有的态度。由此可推见,他从收藏之初就萌生的捐献意识从未改变过,即便是在经历了“文革”的十年浩劫,饱受磨难之后,这十几里里,受到他的影响,我们家族的人一直在陆陆续续的捐赠。有位上海文博界的朋友说,你们家自夏公起,到你已经捐赠到第三代了。这话我听了真是很高兴,我庆幸自己还有这样的能力、资本和自觉来做这件事。我想,一位历史文化名人只有长期留存于公众的视野之中,才能体现他最大的价值和最终的意义,而我所需要做的,只是为这些藏品找到它最好的、也希望是最后的归宿。

今天上海电影博物馆的启动仪式,所以,我要讲一个与捐赠物品相关的故事。这次捐赠的几件实物,以后大家都可以在博物馆开馆展出时看到,其中我提供了一封我祖父写给原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的信,内容是对一个电影剧本的意见。这封信原来的保存者是张石川先生的女儿、画家胡考的夫人张敏玉女士,她与我们家的三代都有着很深的交谊,她已经在1995年去世了,在她临去世前约一个月的时间,把我送到家里,亲手把此信送给了我,原信经历了近50年的艰苦岁月,信封信笺居然都保存完好。左翼电影小组是30年代进入明星公司的。这封信写自香港,时间是1947年9月3日。这



## 学员班里的『年轻孩子』

丁志诚

在学员班的时候,我们都是跑龙套的角色。但是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,就没有小角色,每一个角色都受到重视。无论角色大小,上场几分钟,有没有台词,都会写人物小传,认真分析人物性格,不会因为戏份少,就糊弄。

《天下第一楼》是我们班集体参演的第一部大戏,每个人都被分配到了一个角色。我演一个七八十岁的风水先生,可当年的我只有二十郎当岁,又对风水这门学问所知甚少,对风水先生这个形象根本没有概念。如何能撑起这个人物,我一时犯了难。

北京人艺的“传帮带”不是嘴上说说,而是老艺术家们真的用实际行动帮助年轻演员成长。当时任宝贤老师也在《天下第一楼》组里,得知了我的困惑后,天天给我讲风水的知识,从老式年间风水先生的作用,一直到现在的风水已经成为了一门学科,但是我还是对这个人物的形象没有立体的概念,不知道应该是什么样儿。后来,任宝贤老师帮我开了介绍信,推荐我去中国音乐学院里面的民俗研究所,我在那看到了风水先生的文字记载和图像资料,终于对这个人物有了全方位的认识。在后来的演出中,我扮演的风水先生一角成为众多人物当中较为鲜明的一角。

在《天下第一楼》里,除了自己的角色外,我们还负责效果,那年代的音效都是用真人在台后出声,我们班这几个男生负责“食客喝酒划拳”的效果。我从来不会划拳,但一下子演了好几百场下来,也从不会到会,输赢也真的添加了赌注。有一次,我跟王刚打赌,赌注就是划拳的时候谁输谁喝水,大把儿缸子满满一大杯。一上来我就连着输了四局,四大杯水下肚,水已然漫到嗓子眼儿,还都是凉水,很难受。紧接着就是我的戏,一上台就开始喷水,一张口还没说词儿,水就顺着嘴角往外流。我们班那哥儿几个全都趴在侧幕看着我,偷笑……这就是我们班,爱搞恶作剧的我们。

那时真的是太年轻了,一不留神还犯过一个大错。中国第一届文化节在首都剧场举办,全国的文艺团体都要来演出。那天,中国杂技团正在台上演出,我就冲上去了,为什么呢?因为台上正在变魔术,需要观众配合,我当时就跳上台并把魔术当场拆穿了。但是台下中央三套的录像机正在录像,当时我不知道这是重大演出事故,还在为自己的胜利沾沾自喜。但与此同时,第一届文化节委员会的主管领导找到北京人艺的院长于连之,要求严惩此事。剧院要给我处分,张瞳老师和林连昆老师极力反对,他们说:年轻孩子哪有不犯错误的?并联名给领导写了一份报告。“拆穿风波”就算过去了,老师们尽最大的努力保护了我,慈爱地包容了我们因年轻气盛犯下的错误,让我很感动。

人艺对我来说,时而遥远,时而亲近,时而是个高高在上的殿堂,时而又是个温馨恬静的人家。多年没在剧院演戏,归来时,依旧感到亲切。人的一生有很多东西无法选择,家就是其中一个,人艺就是我的家。

## 十日谈

我在北京人艺

真正走上社会,开始长大成人就是从人艺开始的。

中间相隔了十几年,两人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但是在信中,“石川兄”的称谓依旧不变。张阿姨把信给我的时候什么话也没有交代,但我想这封饱经沧桑

的信不应该被埋没。在上海电影博物馆开馆的时候,这封信以原貌展示出来,既是老上海

电影历史的一页真实记录,也印证了两位电影先辈的情义,同时,也可告慰张阿姨在天之灵。

上海,是与我祖父一生有着紧密联系的地方。上海,在他心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,毫不逊色于他的故乡杭州和居住地北京。在我看来,他是有

式的教育罢。

作为萨克斯教育家,沈国藩为市三女中和交大乐队培养、输送了大量优秀的萨克斯生源,被戏称为“沈家军”;而作为一名音乐教师,他温润如玉的性格、低调谦和的心态,也为我们学生做出了表率。沈老师将人生大半的岁月都奉献给了我们,奉献给了音乐教育事业,如今已桃李满天下,我们这些“沈家军”的学生,不论是在海

外工作学习,还是在国内奋斗打拼,纷纷从五湖四海赶来,向沈老师表达感恩之情。因为他让我们懂得了音乐的本质,是精神境界的美好共鸣——只要用心,最平凡的音符也可以演奏最伟大的乐章。

